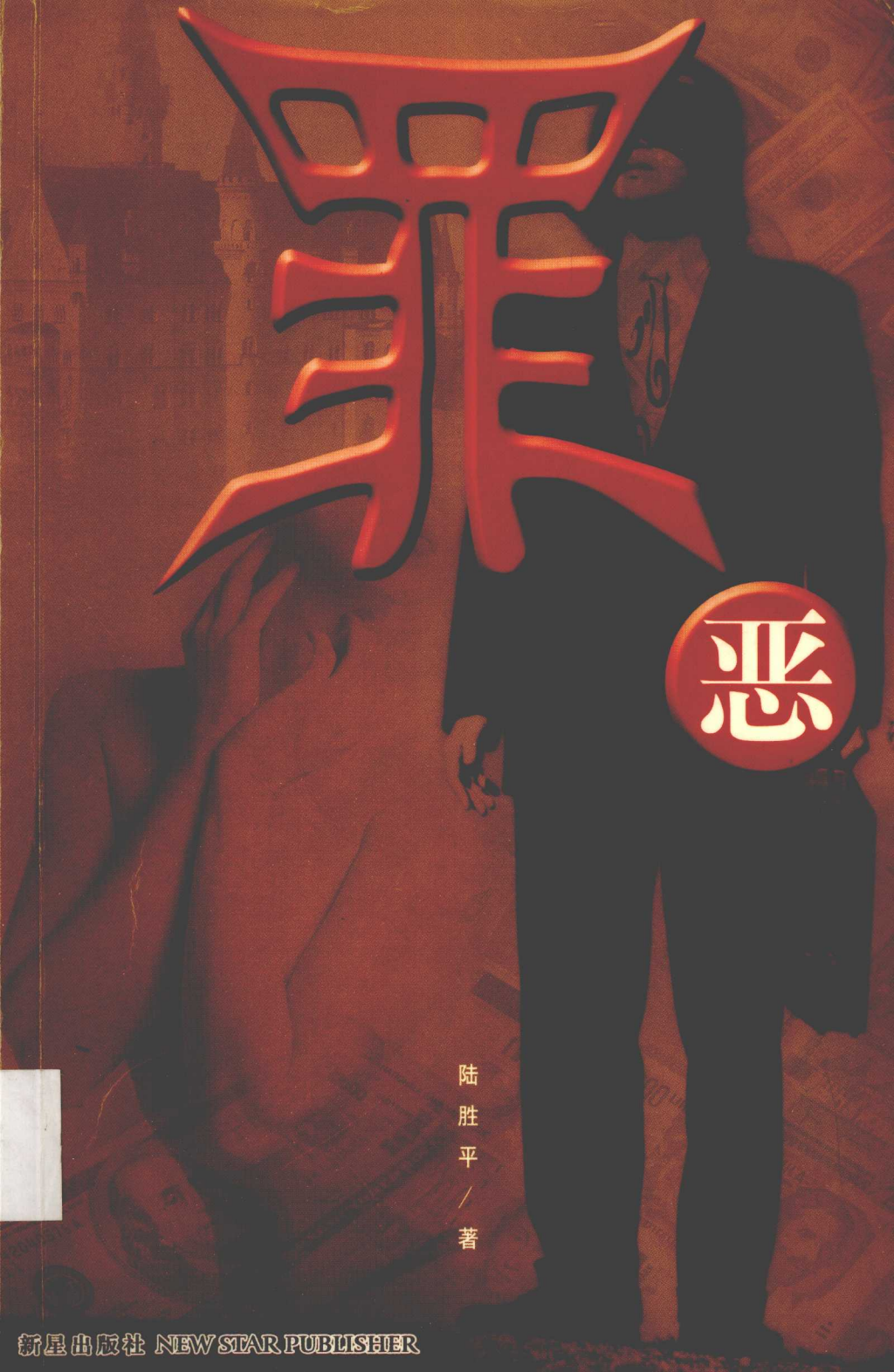


罪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large, pale, muscular arm is raised, with a hand reaching towards the center. On the right,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n a suit stand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faint, stylized depictions of a city skyline and various banknotes, suggesting themes of power, crime, and corruption.

恶

陆胜平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罪

恶

陆
胜
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恶 / 陆胜平 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

ISBN 7-80148-887-3

I. 罪...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3751 号

罪 恶

陆胜平 著

策划编辑: 桑 精

责任编辑: 吕 林

封面设计: 王 昀 姜安果

版式设计: 姜安果 钟光琼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005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 刷: 北京文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陆胜平，属龙，生于江苏南通，海南省作协副秘书长。先后工作于江苏、浙江、安徽、海南，曾下乡、参军、务工、从警，当记者编辑，1995年进检察机关工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中篇抗日小说《江海蛟龙》（1988）、报告文学集《时代的旋律》（合著1989）、长篇小说《疯狂岁月》（2000）、长篇小说《樱花胸针》（2001）、综合作品集《三进吴庄》（2002）、长篇小说《燃情岁月》（2003）、长篇小说《罪恶》（2005）等。其作品曾获得全国首届法制报告文学奖、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最高人民检察院金鼎文学奖。

故事简介

在南方旅游胜地双月湾，个体户吉成光被杀，事隔不久，一坐台女又神秘死亡。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多次侦查此案，均无果。在人大机关推动下，双月检察机关督查此案。隐秘的对手进行疯狂对抗，办案人员有的被金钱俘虏，有的被美女打败。涉案的当事人及证人，或发疯，或失踪，或被害。由于认识不同和既得利益的关系，上层人物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与对抗。在督查中，年轻的检察官江力，邂逅了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刑警曹芳，爱慕与认识的一致，他们走到了一起。为维护正义，他们勇敢顽强地投入到与黑恶势力的斗争中。在法网即将收拢之时，主凶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目 录

一 双月楼 (引子)	1
二 吉婆	8
三 重任	11
四 接触	16
五 心事	28
六 拖延	34
七 案件说明会	41
八 海滩县长	51
九 压力	59
十 受阻	65
十一 扑朔迷离	72
十二 “曲线救国”	80
十三 申诉者	86
十四 “大波”案	92
十五 陆一林	96
十六 过路客	104
十七 苦闷	112
十八 画像	116
十九 共识	120
二十 人大主任	125
二十一 “插柳行动”	137
二十二 原则	141

二十三	旁证	147
二十四	抗拒的女人	154
二十五	冲突	160
二十六	叙“情”	166
二十七	突发事件	177
二十八	李森林	184
二十九	审讯	190
三十	碰撞	200
三十一	夭折	212
三十二	心心相印	215
三十三	指责与支持	221
三十四	奔潮州	229
三十五	失手	235
三十六	锁定疑凶	242
三十七	决策	247
三十八	调虎离山	251
三十九	洞中捉蛇	258
四十	度假村之夜	267
四十一	恐怖	275
四十二	罪恶	282
四十三	惊弓鸟	289
四十四	嘴脸	294
四十五	激情战斗	301
四十六	最后的疯狂	307
四十七	挺身而出	315
四十八	坦白	324
	后记	328

— 双月楼（引子）

这几年，南海岸边的双月湾，美得出名，又邪得出奇。

一百万年以前，双月湾就有了。因地震造成地壳下陷，海水上淹，就形成了这个海湾。因一地有着两个月芽形的海湾相连，不知何年何月，被人取了双月湾这个好听的名字。

站在双月峰上，放眼往海上看，那万顷碧波，玉翡一般，蓝水淼淼，渔帆点点，真是海阔天空，无限意境；再收眼往海边望，两个海湾搂起千涛万浪，白练似的浪花沿着弯弓似的海岸翻滚不息，犹如两轮皎洁的弯月，升腾在海边。在一波又一波的白浪之间，白色的鸥鸟翻飞穿梭，犹如跳跃的音符，展现在你眼前的，就象一行行蓝底白线条的神奇五线谱，让你百看不厌，联想翩翩。沿着海湾的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椰子树，翠绿色的羽毛状叶片在风中一翻一滚，就像起舞的精灵，能勾出你的魂魄，带你一起神游海天。你要是个弄潮儿，那就尽情去湾里玩耍吧。从海滩往海里放心的走，一直走到海水没你胸口之间，是有两百多米宽的浅海水域，这里是进行海浴嬉浪的极佳场地。最令人欣喜的是，海水清澈透明似镜，无一点污染，你可以在水里裸眼观鱼寻贝。海湾的沙滩，白沙细软，银缎一般。去过夏威夷的人都说，这里的海水海滩，美过夏威夷。

如此美妙的双月湾，要是处在上海、广州，可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开发建设得有模有样了！但双月湾不在经济发达地区，而是处在穷乡僻壤，离省城有五百多公里远不说，距离县城也有二

十五公里。在1990年的时候，还没有公路通达。随着旅游热的掀起，旅游资源被挖掘，双月湾这颗瑰丽的珠宝，才被人们真正赏识。但如此自然纯洁的双月湾，却先遭遇了一场洗劫。

最先去开发的，是一家私人的房地产公司，投资很少，规模也不大，只不过在海边盖了几间房子、搭了几个草亭、挂了几个吊床。后来，影响有了，人去多了，有钱赚了，来开发的就不是一家两家公司了，国有、集体、私营的都挤上了，饭店、旅馆、商场、舞厅全有了，你占一块地，我划一处滩，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搭建了各种旅游食宿设施，有的地段，连防风林也被砍了。有的开发商，把房子直接盖在海滩上，更有甚者，将饭店的基桩打进了海湾里，要建水上酒楼。这种无序的开发不过几年，双月湾垃圾满地，污水横流，面目全非，像一个美丽的少女，被抹了满身的污泥。在人大代表和有识之士的多次强烈呼吁下，市政府终于下了决心，对双月湾旅游区彻底清理整顿，重新规划建设。双月湾恢复了昔日的清纯秀丽。美名大噪后，双月湾所在的县市，连县名、市名都改成了“双月”。

要说双月湾的邪，是因为先后出了两起大案，一直未能侦破。而第一起大案，就伴随着双月湾的清理整顿发生。

且说这整顿令一下，规划线一拉，要求涨潮水位线至海岸防风林一百五十米以内所有的固定建筑、设施一律拆除，特别是饭店酒楼度假村，一律在规划线外经营。这样一来，谁能靠线经营，谁就像在上海南京东路上开店，财源不言而喻。而靠线又靠着进出海湾公路的店家，那等于是财神爷上门了。

在划线前，吉成光开了一家十分简陋的排挡式饭店，处在海湾旅游活动中心区之外，虽然靠着进出海湾的唯一通道，占地面积达一百多平米，生意却是非常的清淡。谁都想靠着海滩吃海鲜

赏海景，他的饭店虽然离海滩直线距离只有一百五十米，但中间却挤满了各种经营店铺，在他这里别说看海，连从海上吹过来的风里，也闻不到半点儿海味，游客怎么会光顾他这里呢。在他饭店后面，还有一片平平的荒地可供他开发利用，因为生意清淡，他既无资金也无心情再去扩大经营场地。但这规划线一拉，他的饭店不差半分也没逾越半分地贴在了线上。由此，线内的饭店酒楼开始停业拆迁，他的饭店立即成了海湾游客的首选。饭店所处的位置，成了风水宝地，成了商家必争之地。如果他有资金，或者有门路，借点贷点资金扩大门面，提高装修经营档次，那就铁定致富发财。但他什么也没有，连这个小饭店，还是靠他奶奶吉婆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倾其所有积蓄才办起来的。而他经营了一年多，连本钱还没捞回来呢。

这里，得说说吉家的情况。

吉婆在解放初，参加过土改工作队，那时她年轻貌美精力充沛，是在乡政府里挂上号的积极分子。后来，时任乡长成了她的丈夫。她婚后生下儿子不到三年，丈夫生病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儿子结婚后生下吉成光不到五年，遇雷击死亡，儿媳弃子改嫁，一去不返，与吉婆祖孙断绝关系。从此，吉婆一个人带养着孙子，含辛茹苦过日子。吉成光初中毕业，考上高中没钱上，就与奶奶一起种地，吃饱是不成问题，吃好却难了。吉成光不愿就这样了此一生，因此动了去双月湾开饭店的念头。他们是双月乡人，乡里看在吉婆的丈夫是老乡长的面子上，同意了。因为家穷，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吉成光开这个店，无人帮助也无人喝彩。开张那天，他既没有挂红灯放鞭炮，也没请乡里干部吃一顿。这些乡干部也没埋怨他，他们心里想的是，你祖孙两人不再向我们伸手就谢天谢地了。之后，老的在家继续种地，小的

一心经营饭店，周末互相走动看望一次，帮帮忙。如此，划线前的吉家，里里外外相安无事。

事情就出在划线之后。

在划线后的第三天晚上，已十一点多了，吉成光在店里收拾完，坐下来还没喝上一口水，李世承进店了。李世承进来也不坐，站定就说：成光，我看你开店累死也赚不了钱，干脆把店让给我，你原来投资多少，我双倍给你。

李世承何许人也？

李世承与吉成光是同村人，同龄，小学、初中时还是同学。两人初中毕业后，一个考不上高中，一个没钱上，然后各奔东西。直到吉成光来双月湾开饭店，两人才又碰头。只不过，李世承跟着他父亲李祖林，在双月湾开发不久，就在湾里开了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海鲜酒店，在县里市里早经营着大饭店了，是县市有名的富户。在划线以前，李世承对吉成光在路边开的这个小店，正眼都不看，脚尖都没碰过门坎一次。吉成光当然也不在乎李世承怎么看，他靠自己生活，而且，他对李世承还怀有深深的怨气。这有历史的原因。还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李世承因为家里有钱有势，说话做事就横蛮，加上他强壮有力，动不动就欺负人。所以，从那时起，吉成光就不想与他接近。上学路上，宁愿迟到，也要与李世承拉开两百米距离，或者干脆躲着走。但你不理他，他却偏要纠缠你，有时追着用烂泥巴糊你头上。吉成光从小就厌恶李世承。不上学了，见不到李世承了，吉成光感到是一种解放。

就这两三天，吉成光发现，到店里的客人大大增多了，他和他招聘的三个小工都忙不过来。他知道自己的店所处位置的价值，只要好好经营，用不了一年，自己赚了钱，也能办个像样的饭店

了。所以，对李世承上门，对李世承这番话，吉成光根本不想理睬，冷淡回道：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李世承一听，脸上的筋跳了，肉横了，说：给你台阶你不下，给你梯子你不上，那你别怪我不够朋友。我代我老子传话给你，三天时间，让出来，给你两万块，不让，叫你滚出去。说完，转身就走。

对李世承，说吉成光不怕，绝对是假的。李世承的大叔李顺林，是双月湾公安派出所的所长，就管着这双月湾。他小叔李森林，是县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父亲李祖林，以前是本乡副乡长，后来辞职开酒店，靠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与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得如胶似漆。上面有什么头头脑脑来双月湾，都落座在他酒店，可想其势力了。对这样的人这样的家族，你一个普通的乡民百姓，势单力簿，要与之抗衡，那是鸡蛋碰石头，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吉成光内心紧张，连夜赶回家里，告诉了奶奶关于李世承要蜜要店的事。吉婆一听，就安慰道：孩子，你别怕，现在都讲理讲法，他老子就是县长市长，也不能霸道！你开你的店，别理他，看他能吃了你不成？

吉成光回去继续开店，头两天，不见李世承有什么动静。在李世承限期的第三天，吉婆不放心，赶到双月湾去看孙子，也去李家开的酒店前望了望。只见那三层楼的酒店，上下闭窗关门，准备拆迁。岸上海上，风平浪静。吉婆放心了，安慰孙子一番，就回去了。

就在吉婆回去的第二天夜里，吉成光被杀。他是被凶手用一把利斧砍死的。那斧头，深深砍进吉成光的头顶中央。木架竹搭的饭店，被烧个精光。

市公安局和县公安局以及双月湾派出所，都出动警力对凶杀案进行勘查，结果认定是他人入室抢劫行凶，至于凶手是谁，因现场没有提取到有侦破价值的证据，排查了一阵后，这件案子就悬挂了起来。

三个月后，一座新的海鲜酒楼在双月湾边上矗立起来，整整五层，光包厢就有二十八个。它的门厅大堂，就在吉成光原先开的饭店原址上，酒楼的主人，就是李祖林李世承父子。

这边酒楼开业鞭炮声声，那边吉婆告状脚步匆匆。吉婆告李世承杀了她的孙子，告李家霸占了她的店址，告公安局包庇凶手。她告到了县里，告到了市里，告到了省里，在北京东长安街公安部大门口，也留下了她申冤的呼号。省市人大、监察等部门，也收到了吉婆的一份份控告材料。社会上对此案议论纷纷，对公安是一片指责声，但案子就是破不了。

吉案发生一年后，又一起凶杀案出在双月湾，一个坐台小姐被赤身裸体埋在山上，还被割去双乳。这一起案件又震惊上下，传遍四方。但依然未破。

有人说，双月湾被动了风水，中了邪。但李家父子的海鲜大酒楼，愈来愈兴旺。而且，酒楼按豪华型重新装修不说，在店后又填沟平地，建了有楼台亭阁设计时尚的高楼，上下九层，营业面积达一万多平米。这座新楼，名称双月楼。

双月楼，呈椭圆形，外表银灰色，楼顶上，架着有六米高的用不锈钢制作的两轮弯月造型，连在一起，外侧的月尖伸展着，直指苍穹，甚是雄伟。一到晚上，双月楼是另一番景象，周身流光溢彩，尤其那用银色霓虹灯环绕的两轮“弯月”，放出耀眼的银光，恰似夜空中升起两轮新月，照耀海湾。它成为双月湾最美的夜景，最高的标志，整个双月湾都能望见它。双月楼里，豪

华客房、球馆茶馆、桑拿按摩、美容美发、餐厅酒吧，应有尽有。它还有占了顶楼两层、档次不亚于省城一流歌舞厅的夜总会。白天，这里酒香四溢，宾朋满座；夜里，这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尤其那夜总会，娱乐节目常换常新，漂亮小姐成堆成群。双月市县，成人都知道这个双月楼。凡是到双月湾来游玩的人，晚上差不多都要来到这个双月楼前，就是不进去消费，也要一睹出入夜总会的漂亮小姐，一睹双月楼的迷人风采。双月湾旅游区，近年已兴建了好几家星级宾馆、度假村了，唯独双月楼，来吃的人多，住的人多，玩的人多。

双月楼，从它营业那天开始，犹如一个妖艳的少妇，向游人抛送着热辣辣的眼光，又像一枚成熟了的伸手可及的果子，诱惑着游客。

二 吉婆

吉婆是在省府大门口死的。那天是2001年5月8日，是五月黄金周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将近中午，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地面上，行人都不敢抬眼望天。南方的夏天早已来临了。

由白色大理石和不锈钢构件组成的省政府大门，反射着太阳的光芒。两个门柱前，一边站着一个武警战士，他们毫不在意刺眼的阳光和门柱的灼烤，目视前方，姿态严正，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显得威风凛凛。

空中没有一丝风，蔚蓝的天空只有几丝浮云，像被粘着动也不动。大门两侧几十棵高大的大王棕，在阳光的烘烤下，原来挺拔的枝叶软塌下来。躲在枝叶间的几只蝉，“热啊、热啊”地鸣响着，使得中午燥热的空气里，填塞进一种莫名的令人不安的躁动。听着这蝉一声紧一声的鸣响，就感觉着这蝉一寸又一寸爬近。一个哨兵忍不住抬头侧脸，用犀利的目光搜寻蝉。就在这时，一个白发凌乱、身材瘦小、皮肤黝黑、满脸都是刀刻般皱纹的老太婆，从大门外一侧的一棵大榕树后突然蹿出。她带着斗笠，胸前挂着一块白布，上面书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她踉踉跄跄，两手像鸭掌划水似的摆动，两脚挪动得飞快，似被人追赶。她直奔到大门跟前的那条黄色警戒线上，“咔”一声跪了下来，那骨头着地的声音，如同士兵练拼刺时两枪相撞发出的脆响。当搜寻蝉的哨兵听到声响向前看时，那老太婆已挺直身子跪在了那里，嘴里嘶哑地发出“冤——”的一声，声音如钝刀割肉。

这个老妇，就是吉婆。这几年，吉婆告状已有经验了，知道什么时候人多，什么地方影响大，她就选择了这个黄金时刻，这个夺人耳目的地方。

一批下班的干部靠近门口了。

按照处置突发事件的程序，寻蝉的哨兵迅速地按响紧靠身后的门铃警报，另一哨兵已向老太婆疾速跑去，他要拉老太婆进一旁的值班室，交由政府值班干部处置。总之，他们要在第一时间让这种极容易引起下班干部和行人围观、骚动，不利于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政府形象的现象消失。

值班干部听到铃声，立即奔出门来，一见门前现状，飞步过去。他要协助哨兵，先将喊冤人弄进值班室里，然后再作处理。这类事情，在省府门口出现不是一回两回了。

两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拉一个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老太太，应该说不须花太大力气，但他们折腾了一阵，才将老太太挪动几米。显然，他们不敢使蛮力，怕碰伤了老人。也在这十来秒的时间里，吉婆拼尽全力叫喊着：“我、我解放、放时，就是人民政府、的、的人，为、为什么政府不替我、我做主？我冤啊！”喊完这些，她再没有了声音，身子也一下子变得轻飘起来，被两个男子一把提起。

吉婆像一只折翅断腿的老鹅，被提进了值班室。

三人进了值班室，两个男子将吉婆放到椅子上，叫她坐好，叫她有话好好说。他们的手一松，吉婆的头就朝地面栽下来。哨兵眼疾手快，赶紧又搀扶，再看老人，她双眼半合，嘴挂白沫。值班干部一见，赶紧伸手试老人气息，没有得到一点反应。两人大惊失色，一个扶着老人，一个打“120”。救护车很快到了，医生检查后，冷冷吐出两个字：死了。

二 吉婆

下午上班后不久，一份有关此事的简报，送到了省长的办公桌上。简报称：死者叫吉婆，本省双月市双月县双月乡人，年龄约为七十岁。死者身带的申诉材料上称，其孙子吉成光三年前被同乡人李世承杀害，公安机关包庇凶手，她要求政府严办凶手和包庇者。吉婆死亡原因为心肌梗塞。

省长阅后，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吩咐秘书，要公安厅尽快调查吉婆所告之事，并报结果。

半个月后，公安厅将有关调查结果送到了省长办公桌上。报告称：我公安机关曾对吉婆申诉之事进行过多次调查，这次又组织调查组重新复查。经查，这几年双月市、县公安部门确实存在破案率不高、个别干警有违法违纪问题，但吉婆所告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李世承一无作案时间，二无作案证据，作案不能成立。因此，公安部门不存在包庇凶手的问题。对吉成光被害案，公安机关一直没放弃侦查。对吉婆的后事，我厅与有关部门已作妥善处理。

省长阅后，在这份报告上也画了一个圈。至此，这事对他来说已了结。他案头上的事，成百上千，光全省的经济工作，差不多要用去他全部精力，他不可能再去追问一件职能部门已处理了的事。而且，这里也存在一个信任不信任职能部门的问题。省长是信任这些职能部门的，也相信他们对他是负责的。

吉婆的死讯传回双月乡，乡亲们都为这可怜的老人鸣不平，也愤然指责公安局的无能。他们感到，吉成光被害这个案子，凶手不可能再有人追查了，现在吉婆也死了，谁还能为此案子奔走呼号呢？再说，李家势力大，谁敢去碰他们呢？